

# 马来西亚与中东伊斯兰金融 合作中的外交危机变数\*

• 章 远

[内容提要] 世界范围来看, 伊斯兰金融的体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取得了极大的提升。伊斯兰金融中心不仅崛起于中东地区, 还涌现在亚洲和欧洲地区, 其中马来西亚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推动下, 逐渐成为全球伊斯兰金融的重要核心。马来西亚与中东地区自古就有广泛的经贸合作。马来西亚独立之后能与中东地区保持长期有效的政治经济联系与伊斯兰因素息息相关。马来西亚与中东的伊斯兰金融合作既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对中东外交政策取向的影响, 也与中东地区自身的政治局势变化有所关联。近年来的典型例证是卡塔尔外交危机之后, 卡塔尔的伊斯兰银行积极拓展亚洲地区业务, 以期缓解因断交国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而产生的资本流动困境。尽管马来西亚政府

---

\*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东地区军事化极端组织跨境活动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号:20171140039)的阶段性成果。

试图逐渐弱化伊斯兰因素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就伊斯兰金融领域而言，共同宗教规范下的金融体系是跨越政治危机障碍、增加经济交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 伊斯兰金融 伊斯兰银行 中东 马来西亚

伊斯兰金融的诞生源于伊斯兰国家独立之后对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境的反思。伊斯兰金融在伊斯兰世界更大范围的兴盛，主要得益于中东积累的丰厚石油资本和“9·11”之后穆斯林世界愈加增强的宗教认同上的聚合感。然而西方社会在“9·11”之后普遍出现恐怖主义洗钱而恶化安全环境的担忧，这类忧虑反过来造成中东的石油资本担心自身因为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而被罚没的可能性。中东国家为了给石油带来的庞大经济红利寻找更稳妥安全的投资渠道，更多地涌入伊斯兰世界的金融市场，这其中友好、温和、稳定的亚洲伊斯兰国家所提供的新兴市场是重要的投资目标。事实上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亚洲伊斯兰金融市场不仅仅为中东石油资本提供投资机会，前者还是中东发生政治危机事件之后，保护中东经济稳定的重要屏障之一。

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等国宣布因为卡塔尔资助恐怖活动而与卡塔尔断交，并开始对卡塔尔进行交通封锁和经济制裁，卡塔尔外交危机爆发。尽管卡塔尔拒绝所有的指控，但是外交危机持续一年多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此次危机被视为海合会（GCC）的分裂，也标志着逊尼派联盟出现新裂痕。面对卡塔尔的外交危机，在国家层面，马来西亚政府秉持中立态度，认为

应该用对话方式解决危机。<sup>①</sup> 在伊斯兰金融领域，马来西亚能够为陷入海湾国家制裁困境的卡塔尔伊斯兰银行系统提供国际融资、增进资金流动性的机会。本文将梳理伊斯兰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结合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业在国际伊斯兰金融系统中重要性的提升，以卡塔尔外交危机前后为观察时段，分析日益崛起的亚洲伊斯兰金融市场在平衡和稳定地促进正在构建中的全球伊斯兰经济共同体方面可以承载重要作用。

### 一、伊斯兰金融的内核和全球发展趋势

伊斯兰金融的覆盖面并不包括所有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伊斯兰金融的客户对象和投资来源也并不仅限于穆斯林群体。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也逐渐引入伊斯兰银行业务。虽然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银行业发展迅速，但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金融业从业时间更长，银行数量和规模都远远大于其他地区。<sup>②</sup> 伊斯兰金融体系具有极强的宗教特质，同时也因为伊斯兰教的世界宗教属性，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布局始终具有全球视野。

---

① “Neutral Malaysia Hopes to Mediate Qatar Crisis,” *The Star*, June 30, 2017,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7/06/30/neutral-malaysia-hopes-to-mediate-qatar-crisis/>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② Staff Report, “Top 100 Islamic Banks Defy Recession Woes as Combined Assets Grow 66%,” *Gulf News*, August 28, 2009, <http://gulfnews.com/business/sectors/banking/top-100-islamic-banks-defy-recession-woes-as-combined-assets-grow-66-1.537284>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 （一）伊斯兰金融的独特性

人们普遍注意到，伊斯兰银行与普通金融行业的重要区别是对利息的不同态度。伊斯兰经济理论看中生产而产生的价值，用货币财富本生来产生收益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公平和正义。<sup>①</sup>《古兰经》和“圣训”多处禁止“里巴”的规定，“里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伊斯兰学界普遍认可“里巴”指各种利息，也有引申为高利贷的解释。<sup>②</sup>伊斯兰银行通过手续费、服务费和加价（穆拉巴哈）以及盈亏分摊（穆达拉巴）等手段实现类似利息的收益。

### 1. 符合教义的经济思想原则

伊斯兰金融的核心经济思想源于《古兰经》中关于财富和所有权的描述，比如“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63：7）。伊斯兰金融基于万物都归于真主，世间的人只有暂时的使用权力，是真主财富的委托照管代理人。伊斯兰经济思想原则主张分享社会财富，不鼓励绝对利己，也不推崇单纯利他，更不主张简单的平均主义。平衡贫富差距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利益分配，而是以“天课”等宗教义务扶助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慈善。

伊斯兰经济法则是沙里亚法则，伊斯兰金融秉持在宗教原则指导下的获利观念，以互帮互助为原则，以无息、利益分享、风险共担为表现形式，经营模式本质上是基于合作性质的协议和代理，借贷必须以实物作保证。投资涉及的产品业务领域不能包含伊斯兰教法禁止的活动，比如禁忌性食物产业、酒业、

① [印] 穆罕默德·穆丁因·汗、[印] 赛义德著，丁媛译：《伊斯兰无息体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② 周婳藩：“伊斯兰教与经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68页。

赌博业、色情、伦理争议科技领域等等。概言之，宗教经典规定了在伊斯兰社会财富占有、资本投资、收益分配的贯彻原则。

## 2. 符合教义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监管

伊斯兰金融不以借贷为社会融资模式，而以买卖实体产品的合同、共同合作出资共享经营权和租赁业务为主。集合了穆斯林多余资金的伊斯兰基金也同样秉持投资过程、投资领域都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规则，包括不可以投资到传统银行和保险等赚取利息收益的金融和金融衍生品。违反教义原则得到的收入必须以慈善捐赠来净化所得。

伊斯兰金融不仅局限于伊斯兰银行，还包括伊斯兰债券、伊斯兰保险、伊斯兰基金。还可以通过在非穆斯林国家非伊斯兰银行开设伊斯兰金融窗口、非伊斯兰国家发行伊斯兰金融产品、伊斯兰银行与非伊斯兰金融机构开展非伊斯兰金融合作等方式实现兼容。

因为认为不同教派对伊斯兰教法的不同理解属于宗教领域的争议，所以并不是所有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国家都支持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沙里亚委员会。马来西亚和中东国家在本国伊斯兰金融机构内部专门设立有对伊斯兰金融沙里亚法认识争端进行监管和裁决的沙里亚委员会。应该说，在伊斯兰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和维持宗教性问题上，现有国家间并没有明确的共识，这也是近年伊斯兰金融全球会议上反复讨论协商的主要议题。<sup>①</sup> 尽管伊斯兰金融在全球监管和提供全球性行业标准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还是存在一定的标准不一和不足的问题，这

<sup>①</sup> Arunkumar Krishmakumar, "Global Islamic Finance Trends - Would the Digitization Drive Overcome a Lack of Standards?" *Daily Fintech*, January 12, 2018, <https://dailyfintech.com/2018/01/12/global-islamic-finance-trends-could-lack-of-standards-hurt-the-digitization-drive/>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两年伊斯兰金融国家开始讨论运用金融科技进行数字化监管。

伊斯兰金融系统被普遍认为能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仍然高效地承担金融媒介的作用。<sup>①</sup> 世界百强伊斯兰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以综合资产增长 66% 而抵御了国际经济衰退的困境。<sup>②</sup> 在很大程度上, 伊斯兰金融相较于其他金融形势更为稳定, 是源于在借贷模式上伊斯兰经济原理基于保障社会公平的秩序追求而反对将投资风险转移给借贷方。风险共担、无息都是伊斯兰金融产品吸引资本的重要原因。没有过多涉及金融衍生产品, 避免不确定性交易, 使得伊斯兰金融能够在传统金融市场发生崩盘危机的时候得以幸免。

### 3. 虔诚度的影响力

伊斯兰金融建立起的银行投资、保险等面向穆斯林的業務需要让参与者体会到穆斯林皆兄弟的宗教归属感。按照《宗教与救赎: 以伊斯兰贷款违约为证》一文的分析, 宗教原则与伊斯兰银行稳定性呈正相关。<sup>③</sup> 数据显示在那些宗教群体有更高宗教意愿的时期, 伊斯兰贷款的违约的可能性更低。在宗教政党的投票份额更大的大城市也是如此。尽管城市也许没有像乡村一样集中的宗教熟人社会, 但是向宗教政党投票是替代性的宗教社会网络。伊斯兰贷款的违约风险在宗教政党得票率高的城市更低。正是得益于伊斯兰金融与宗教原则相关的保守态度, 而因为对风险采取严格的审核和风险共担制度, 且极为重视实际资产的实业投资而抵御住了金融危机。伊斯兰金融的金融产

---

① [马来西亚] 苏丁·哈伦、[马来西亚] 万·纳索非泽·万·阿兹米著, 刚健华译: 《伊斯兰金融和银行体系——理论、原则和实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 页。

② Staff Report, "Top 100 Islamic Banks Defy Recession Woes as Combined Assets Grow 66%."

③ Baele, Lieven, Moazzam Farooq, Steven Ongena, "of Religion and Redemption: Evidence from Default on Islamic Loan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44 (July 2014), p. 141.

品设计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比如始终会面临活期账户存款者利益保护问题。这也是一旦发生类似卡塔尔外交危机的外部经济制裁之时会产生融资困境的原因之一。

## （二）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全球格局

贸易和金融市场一体化能够给世界贫困国家带来巨大的医疗<sup>①</sup>、社会支出、教育方面的社会经济利益，<sup>②</sup> 而能够融入全球化时代的伊斯兰金融体系是伊斯兰文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意识形态不相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两种，伊斯兰国家另辟蹊径开设符合伊斯兰宗教经济原则的伊斯兰金融体系。通过伊斯兰银行加强伊斯兰世界国家之间的交互联系，增进广泛合作，应对更强大的西方垄断，试图创造与其他金融市场的平衡。伊斯兰金融的产生应该就是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信心和抗震力”<sup>③</sup> 的体现。

笼统地区分的话，当代活跃的伊斯兰银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最多的一类国内伊斯兰银行与世俗金融体制并存，主要是指阿拉伯国家伊斯兰银行，之后亚洲地区穆斯林国家也逐渐接受这类并行金融模式；第二类是国内施行单一金融原则的伊斯兰银行，以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为代表。全国金融活动一律按照伊斯兰化了的伊斯兰金融法实施。巴勒斯坦的国有化银行也可以归为这一类；第三类是在国际金融行业中开设伊斯兰金融业务，包括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银行在非穆斯林国家开设办

① David I. Levine and Dov Rothman, "Does Trade Affect Child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 Vol. 25, No. 3 (2006), pp. 538 - 554.

② Jeffery Frankel and David Romer,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 (1999), pp. 379 - 399.

③ 吴云贵：《历史与现实中的伊斯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事和分支机构，既吸收当地资金，也将穆斯林国家伊斯兰银行募集的资金投资到当地。比较而言，中东是伊斯兰金融发展中心，马来西亚在伊斯兰债券方面更出色。<sup>①</sup>

伊斯兰金融兴起于 20 世纪中后期的巴基斯坦，随后在中东和东南亚获得发展。当前全球有数个伊斯兰金融中心，中东的海湾各国是伊斯兰金融最集中的地区，阿联酋和沙特是海湾地区最积极推广伊斯兰金融的国家。亚洲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新加坡，欧洲的伦敦也是伊斯兰金融中心。英国是第一个发行伊斯兰债券 (Islamic bond/Sukuk)<sup>②</sup> 的非穆斯林国家。<sup>③</sup> 伊朗数年占据全球伊斯兰金融国家指数榜首，伊朗的伊斯兰银行是伊斯兰金融业体量最大的。2008 年伊斯兰金融的繁荣非常引人瞩目，年增长率到达 15% - 20%，资产总体量到达 2 万亿，这其中中东地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增长的关键地域。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百强伊斯兰银行里，上榜的 12 家伊朗的伊斯兰银行总资产接近所有百强伊斯兰银行的 40%，<sup>④</sup> 直到 2016 年被马来西亚超过。<sup>⑤</sup>

2011 年新加坡出版的《亚洲银行家》(The Asian Banker) 以银行资产规模为技术统计得出的全球最大伊斯兰银行排名，前十位中伊朗的银行占了五家，其中 Bank Melli Iran 持续位居榜

---

① 按照 IFSB 2017 年的统计，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债券占全球伊斯兰债券的 50.6%。参见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Stability Report 2017," *IFSB*, May 2017, p. 19, [http://www.ifsb.org/docs/IFSB% 20IFSIS% 20Stability% 20Report% 202017. pdf](http://www.ifsb.org/docs/IFSB%20IFSIS%20Stability%20Report%202017.pdf) (登录时间: 2018 年 9 月 9 日)。

② 伊斯兰金融的众多术语来自于阿拉伯语，比如苏库克 (sukuk) 意味着债券，萨拉姆 (salam) 为租约，伊斯提斯纳 (istisna) 意指委托制造等。

③ Gilly Wright, "UK Vies To Be First Western Country To Issue Sukuk," *Global Finance*, Vol. 28, No. 3 (March 2014), p. 8.

④ Staff Report, "Top 100 Islamic Banks Defy Recession Woes as Combined Assets Grow 66%."

⑤ 黄贤超: "伊斯兰金融国际指数: 马来西亚首超伊朗居冠", 载《星洲日报》, 2016 年 5 月 11 日。

首。其他四家分别是 Bank Mellat, Bank Saderat Iran, Bank Tejarat, Bank Sepah。沙特的 Al Rajhi Bank 位居三甲。阿联酋的 Dubai Islamic Bank, Abu Dhabi Islamic Bank 和科威特的 Kuwati Finance House 同样挤进前十。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银行 (Bank Kerjasama Rakyat Malaysia) 从 2010 年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十。<sup>①</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最大的六个开展伊斯兰银行业务国家卡塔尔、印度尼西亚、沙特、马来西亚、阿联酋和土耳其称为 QIS-MUT 板块, 相当于伊斯兰金融领域的新金砖共同体。

20 世纪 70 年代, 中东经历了伊斯兰复兴, 经过了动荡不安的调试阶段, 作为为了对抗西方资本的金融领域战略性举措, 伊斯兰金融在经济领域帮助穆斯林民众逐渐塑造了群体自信。20 世纪 80 年代, 欧洲开始接纳和引入伊斯兰金融业务, 其中以英国伦敦最为活跃。90 年代世界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备受认可, 穆斯林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地位提升客观上推动了伊斯兰金融在西方国家的融入。“9·11”事件之后, 伊斯兰金融在欧美国家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 亚洲国家很快成为伊斯兰金融的新增长中心。需要指出的是, 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并不必然与穆斯林人口数量呈绝对的正相关。

随着全球伊斯兰金融的日益兴盛, 与伊斯兰金融相配套的公共政策制度和行业机构也陆续建立和完善。既有协助伊斯兰国家制定发展规划的伊斯兰发展银行 (IDB), 在审计方面, 伊斯兰银行业和保险业多数遵守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和审计组织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Organisation for Islam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AOIFI) 颁布的准则, 还有研究、制定使用全球化的伊

<sup>①</sup> Asian Banker Research, Bureau Van Dijk, “The Global Islamic Largest Banks,” The Asian Banker, Dec. 6, 2011, <http://www.theasianbanker.com/databook/ab500/2011-2012/the-global-islamic-largest-banks> (登录时间: 2018 年 9 月 9 日)。

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国际标准的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 Board/IFSB)<sup>①</sup>。

按照安永公司 2016 年《世界伊斯兰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海合会国家伊斯兰银行在所有银行资本的参与份额是 34%,南亚地区是 12%,东盟国家是 13%,这其中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银行份额接近 20%。<sup>②</sup> 伊斯兰银行资产从 2010 年的 4900 亿美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8820 亿美元。在所有伊斯兰银行资产中,海合会国家占总额比率的 69%,南亚国家占到 3%,东盟国家占到 10%。<sup>③</sup> 与安永公司提供的数据相比,IFSB 统计的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更大,并且 IFSB 的数据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银行、债券资产占全球伊斯兰银行资产 33% 的比重。<sup>④</sup> 在伊斯兰国家内部,伊斯兰保险的体量基本与总保险业务占 GDP 的渗透率相匹配。比如 2012 年,200 个开展伊斯兰保险 (Takaful) 的运营商中 38.7% 位于海湾地区,20.1% 的运营商在东南亚。其中马来西亚的保险渗透率的比重为 5.1%。<sup>⑤</sup>

---

① IFSB 由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尼与南亚的巴基斯坦和中东的巴林、伊朗、沙特、巴基斯坦、苏丹于 2002 年共同在吉隆坡成立的。马来西亚在 IFSB 建立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② Ernst & Young, "World Islamic Banking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 EY, pp. 10 - 11,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world-islamic-banking-competitiveness-report-2016/\\$FILE/ey-world-islamic-banking-competitiveness-report-2016.pdf](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world-islamic-banking-competitiveness-report-2016/$FILE/ey-world-islamic-banking-competitiveness-report-2016.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9 月 9 日)。

③ 安永公司的报告认为伊朗国内产业比较特殊,因而并没有将伊朗的伊斯兰金融数据统计在竞争力报告内。

④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Stability Report 2017," IFSB, May 2017, p. 3, <http://www.ifsb.org/docs/IFSB%20IFSI%20Stability%20Report%202017.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9 月 9 日)。

⑤ Habib Ahmed, Mahmoud Mohieldin, Jos Verbeek and Farida Aboulmag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Role of Islamic Finance," *Worldbank.org*, May, 2015,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MENA/Resources/SUSTAINABLEPAPER.pdf>, p. 23.

1994年第一个伊斯兰证券市场在马来西亚成立。伊斯兰股票发展到今天，全球领先的指数公司纷纷推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上司公司股票组成的伊斯兰股票指数，比如道琼斯伊斯兰市场指数、标准普尔全球伊斯兰法基准股指、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伊斯兰指数和富时伊斯兰全球票指数。

在网络产品、移动媒体的创新领域，伊斯兰数字银行在吸引和维护数字客户，推广数字产品方面的成就与日俱增。尽管马来西亚拥有众多本土伊斯兰银行，但按照美国《全球金融》(Global Finance)的统计，<sup>①</sup>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在亚洲的伊斯兰数字银行业务更具竞争力。至于中东国家，科威特2004年成立的Boubyan Bank，沙特的Bidaya Home Finance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伊斯兰银行(Abu Dhabi Islamic Bank)分别是本国2017年度伊斯兰数字银行的最优表现者。

伊斯兰金融在向世界推广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限制条件。最典型的是由于伊斯兰金融必须受宗教约束，再加上许多伊斯兰金融产品和原则以阿拉伯文为最准确的表述载体，因此在与其它经济实体和非穆斯林客户接触的过程中，很难有效对接，彼此在相互理解上也会存在语言和教义上的障碍。伊斯兰金融在业务程序、制度设定等多方面相较于传统金融不统一，语言、教义等软性壁垒也限制了伊斯兰金融向更广阔人群的推广。此外，伊斯兰金融仍然处于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金融体系运作还是金融管理监督都存在全球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这些不同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各自政治经济状况差别都很大，比如

<sup>①</sup> Global Finance, Andrea Fiano, "Global Finance Names The 2017 World's Best Islamic Digital Banks," *Global Finance*, July 20, 2017, <https://d2tyltutevw8th.cloudfront.net/media/document/global-finance-names-the-2017-worlds-best-islamic-1500587680.pdf>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安永公司就认为伊朗经济体是独立的国内产业，无法纳入全球性比较。

## 二、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的中东合作

马来西亚获得独立初期和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都是既重视宗教亲近关系也重视商贸往来。马来西亚努力寻求本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推进与其他中东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宗教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中东国家开始走近，是马来西亚摆脱印度尼西亚对其是“新殖民主义”指控的外交政策选择。随着马来西亚对本国身份认知的明晰化，马哈蒂尔上台后的国家政策以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为外交政策的主方向。纳吉布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政策是弱化伊斯兰因素，只强调与中东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并未和之前的历任政府一样涉及明确的中东政治支持立场。<sup>①</sup> 随着伊斯兰形象比纳吉布更强的马哈蒂尔再次当选，马来西亚的中东政策可能还将有新的微调。概言之，马来西亚与中东在伊斯兰金融领域的合作程度受马来西亚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宗教利益双重因素考量的影响。

### （一）宗教亲缘影响下的合作

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与中东多重合作的桥梁。马来西亚被外界普遍视为温和的伊斯兰国家，是温和派穆斯林的代表，主

---

<sup>①</sup> 朱陆民、阳海飞：“纳吉布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的中东外交政策评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4期，第96页、第105页。

体穆斯林是沙菲耶派。“9·11”之后，世界各地出现对宗教与恐怖主义关系的反思，在民族分裂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复兴运动抬头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在涉及伊斯兰教领域的发展面临着各种时代考验。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负面影响，“9·11”之后欧洲社会对中东的穆斯林群体持有警惕的态度，不友好的社会氛围降低了中东游客访问欧洲的意愿。马来西亚却始终是个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对穆斯林始终持欢迎态度。消费能力出众的慷慨中东游客总人数在马来西亚逐年增长。

马来西亚温和的伊斯兰形象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吸引着更渴望规避波动的金融投资。中东地区的外流资金大量涌入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能够兴盛和繁荣离不开富裕的穆斯林财阀或者强大的政府财力支持。科威特金融社和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都主要得益于政府行为。比如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自2006年决定对伊斯兰银行海外投资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以促进伊斯兰金融的发展。马来西亚官方将伊斯兰金融作为“金融国策”，希望本国成为吸纳中东乃至国际伊斯兰资本的中心。

马来西亚是最早针对伊斯兰金融立法的国家。<sup>①</sup>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伊斯兰银行法》《伊斯兰教保险法》等针对伊斯兰金融业的法律，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涵盖银行、债券、保险领域的伊斯兰金融法律体系。马来西亚很重视伊斯兰金融在本国的发展，有专门的相关法律、监管部门和纠纷解决机制。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沙里亚咨询委员会被《中央银行法》赋予解决伊斯兰金融教义纠纷的国家权威。但相对于伊朗和巴基斯坦单一的伊斯兰金融体系，马来西亚施行的是普通银

<sup>①</sup> 1966年马来西亚朝圣者协会成立伊斯兰银行是马来西亚最早的伊斯兰金融实践，1983年国家支持下成立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

行和伊斯兰银行并行的双重银行体系。与世俗金融系统并行的伊斯兰金融系统包含伊斯兰金融市场、伊斯兰银行的金融部分和伊斯兰银行的非金融部分。马来西亚的双轨制金融系统是非常独特的。在其他国家伊斯兰金融机构常常只是与世俗金融体系同时出现的一个金融产品和补充选项。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大学和许多综合性大学均开设伊斯兰金融专业，培养高级伊斯兰金融人才，向世界输出伊斯兰金融领域精英。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人才的培训机构包括但不仅包括伊斯兰银行与金融研究所（Centre for Islamic Banking,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伊斯兰金融国际教义研究院（International Shariah Research Academy for Islamic Finance）、国际伊斯兰金融教育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in Islamic Finance）。

## （二）国家利益影响下的合作

马来西亚的国内族群关系比较和谐。国内三大主体民族是马来人、华裔和印度裔。长期以来，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占有政治领域优势地位，华裔和印度裔对国家经济领域的贡献更大。马来西亚政府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维护新国家不同族群之间的团结是执政府需要解决的国内安全问题。马来西亚积极主动地与中东国家建立宗教、政治、经济的多重联系是减少外部敌意，提升国家伊斯兰教认同的战略举措。比如马来西亚是明确反对美国挑起迁馆耶路撒冷问题的国家。

马来西亚 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东走近，与执政府对国家内部外部形势判断有关。经历了 1969 年“五一三”事件，伊斯兰信仰成为马来人群体认同的聚合重要依据，相应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更加向马来人倾斜。70 年代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同为伊斯兰文化圈和第三世界的中东被马来西亚

视为重要的外交对象。80年代开始，伊斯兰金融获得马来西亚政府的极大支持。中东在目前马来西亚的外交格局中，重要性仅次于东盟。

2005年马来西亚为三家中东国家控股占70%的亚洲金融银行发放伊斯兰银行牌照。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银行联昌国际投资银行（CIMB）通过股权并购和合资等方式进入沙特和巴林市场，<sup>①</sup>与中东资本建立起密切联系，联昌国际投资银行2013年也被国际评选机构评为亚洲最佳伊斯兰银行。<sup>②</sup>

马来西亚在本国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建设和推广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视野。比如马来西亚曾于2011年1月与海合会签署技术、经贸的框架协议，同年2月就开始自贸区会谈。<sup>③</sup>不仅是与中东地区，在欧洲，比如英国贸易投资署（UK Trade & Investment）与马来西亚2009年就拓展伊斯兰金融市场签署合作备忘录。<sup>④</sup>因为其有力的金融表现，总部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银行回教银行（Maybank Islamic）被多个测评机构认定为东盟最大的伊斯兰银行。<sup>⑤</sup>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接触伊斯兰金融主要城市是香港，

---

① 朱陆民、阳海飞：“马来西亚中东外交政策评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50页。

② Global Capital, “The World’s Best Islamic Banks,” *Global Capital*, April 11, 2013, <http://www.globalcapital.com/article/k3360fz3qvh4/the-worlds-best-islamic-banks>（登录时间：2018年9月9日）。

③ [沙特]《经济报》：“海合会将与马来西亚启动自贸区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1年2月21日，<http://jedd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102/20110207410757.html>（登录时间：2018年9月9日）。

④ George Osborne, “London can Lead the World as an Islamic Finance Hub,” *The Financial Times*, Oct. 29, 2013, p. 13.

⑤ Global Finance, “World’s Best Banks 2017,” *Global Finance*, Oct. 02, 2017, <https://www.gfmag.com/magazine/october-2017/worlds-best-banks-2017-enhancing-customer-experience>（2018年9月9日）。

各种伊斯兰金融产品都有发售。宁夏回族自治区曾经运行过伊斯兰金融试点。<sup>①</sup> 马来西亚在向中国推广伊斯兰金融方面比较积极。在2007年香港接受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铺陈伊斯兰金融业务，马来西亚丰隆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设立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得到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批准。马来西亚华人银行丰隆银行2007年通过认购成都市商业银行（2008年更名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9.99%新股成为成都商行的境外战略合作伙伴。丰隆银行的董事郭令海表达此次投资是为了增进银行零售、房地产借贷和股市融资。<sup>②</sup> 从入股的初衷看，丰隆银行没有包含借助成都银行推进伊斯兰金融的意愿。尽管丰隆银行在香港开设专门窗口经营伊斯兰金融业务，但是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都没有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

总体而言，温和的伊斯兰文化环境加上政府的政策扶植，马来西亚在伊斯兰金融产品创新、人才培养、金融优惠政策等方面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金融市场竞争中都具有比较优势。

### 三、卡塔尔外交危机带来的伊斯兰金融合作变数

中东金融业的表现易受地区政治局势动荡和经济形势疲软的牵连。一般政治稳定、远离战乱的国家的银行安全度较高。

---

① 宁夏银行2009年开展的伊斯兰银行业务主要包含三种银行产品，即投资账户、理财账户和加价贸易。这三种银行服务适用于国际伊斯兰金融通行金融产品：成本加融资（Murabaha）、利润分享（Mudaraba）、股本参与（Musharaka）以及租赁（Uarah）。参见李林：“伊斯兰经济互通体与中阿金融合作的非盈利模式”，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2期，第71页。

② 姚海鹰、覃硕：“马来西亚丰隆银行有苦难言 净利润增幅倒数第二”，载《时代周报》，2013年5月30日。

但是，伊斯兰银行因为在宗教教义解读和诠释上有严格的规范性要求，那些在宗教权威方面更有话语权的国家反而在同类型的伊斯兰银行安全性的竞争中有更好的成绩。比如《全球金融》(Global Finance)评选出的2017年度十大最安全的中东银行，阿联酋的银行占了五个席位，科威特三家银行上榜，其他两家属于排名第三的卡塔尔国家银行(Qatar National Bank)和排名第八的卡塔尔伊斯兰银行(Qatar Islamic Bank)。2017年度前十位最安全的海合会伊斯兰银行中沙特的拉吉哈银行(Al Rajhi Bank)上榜，卡塔尔更是有四家伊斯兰银行上榜。<sup>①</sup>

2017年6月5日，在沙特的带领下，中东的巴林、阿联酋、埃及、也门、利比亚和南亚地区的马尔代夫以及非洲的毛里求斯宣称因卡塔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恐怖组织、破坏地区安全局势，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且对卡塔尔进行经济封锁。这场持续至今的中东外交震荡被称为卡塔尔外交危机。卡塔尔外交危机发生之后，国家的内外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断交危机造成卡塔尔融资困难重新寻找替代融资和投资对象。

据阿联酋通讯社2017年6月11日的报道，阿联酋中央银行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在阿联酋境内经营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搜查和冻结被指定为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的持有人账户、存款和投资。在通告中，阿联酋央行要求在阿联酋境内经营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六家卡塔尔银行<sup>②</sup>账户持有者做“尽职调查”。

<sup>①</sup> Global Finance, "Top 10 Safest Banks In Middle East For 2017," *Global Finance*, September 22, 2017, <https://www.gfmag.com/awards-rankings/best-banks-and-financial-rankings/safest-banks-middle-east-and-gcc-2017>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sup>②</sup> 与卡塔尔断交国认定卡塔尔伊斯兰银行、卡塔尔国际伊斯兰银行、巴瓦银行、马斯拉夫艾尔雷恩银行、卡塔尔国民银行和多哈银行等六家卡塔尔银行为恐怖组织和个人提供账户服务。

据卡塔尔财政大臣阿里·谢里夫·埃马迪 (Ali Sharif Al - Imadi) 称, 禁运开始之后, 卡塔尔贸易在断交后第一个月内大幅下降了 40%。卡塔尔股票指数 (QE Index) 6 月 5 日以来已经累计下跌 8.86%。截至 8 月 18 日, 卡塔尔里亚尔对美元累计下跌 0.8%。<sup>①</sup> 持续的断交危机导致卡塔尔银行系统流动性受到限制。卡塔尔银行用高利率吸引储户也难以有效解决外国存款下降的趋势。卡塔尔中央银行在断交两个月后 (8 月 21 日) 公布 6 月和 7 月份的外国存款环比缩水都接近 8%。断交之前, 5 月份卡塔尔银行系统外国存款比重占 24%, 7 月份降到了 20%。正如阿布扎比商业银行 (Abu Dhabi Commercial Bank) 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 (Monica Malik) 所警告的: 任何获取外部资金方面出现的巨大困难都会影响卡塔尔的投资项目。<sup>②</sup>

众多来自海湾国家的银行客户都担心会因为外交危机加深而导致存款出现问题, 尤其是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的一些银行从卡塔尔撤走资金, 因而外国存款下降的情况并不会在外交危机解决前有很明显的解决。西方分析文章称, 外国存款比重的下降意味着外交危机让依赖石油美元的卡塔尔承受巨大压力。

卡塔尔政府面对外国存款比例下降的情况积极做出回应, 比如增加公共部门存款, 减少从商业银行系统的借款, 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卡塔尔投资局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在断交危机之后很快就向卡塔尔银行系统注入数十亿美元。<sup>③</sup> 即便卡塔尔可以动用外汇储备缓解银行系统的融资难题, 但卡塔尔仍然

---

① Eman Ghali, "QSE Falls 8.9% in 1st Year of Arab Quartet Boycott," *Mubasher*, June 29, 2018, <https://english.mubasher.info/news/3306334/QSE-falls-8-9-in-1st-year-of-Arab-Quartet-Boycott> (登录时间: 2018 年 9 月 9 日)。

② 聂琳: "断交危机下融资难 卡塔尔银行业瞄向东方金主", 搜狐网, 2017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sohu.com/a/166486198\\_313745](http://www.sohu.com/a/166486198_313745) (登录时间: 2018 年 9 月 9 日)。

③ 同上。

需要从外国融资增加流动性。比如卡塔尔央行鼓励卡塔尔的银行通过发行外币债券和向境外贷款来进行国际融资，以避免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或者信用评级被降。

由于运营环境的恶化和外国融资的压力，卡塔尔不得不积极寻求新的贸易伙伴。<sup>①</sup> 比如卡塔尔最大的商业银行卡塔尔国家银行（Qatar National Bank）与一些国际银行举行了会谈，商讨私人配售、债券销售或贷款等事宜；卡塔尔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Qatar）向一些国际银行发出了至少5亿美元贷款的请求；而多哈银行（Doha Bank）正在寻求通过私人配售美元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sup>②</sup> 鉴于和海湾国家的紧张关系和地缘政治僵局，卡塔尔银行把亚太地区视为替代海湾国家流失客户的融资对象，其中就包括一些亚洲伊斯兰银行。

卡塔尔在伊斯兰金融领域与亚洲特别是马来西亚一直有一定的交往。以卡塔尔最大的伊斯兰银行卡塔尔伊斯兰银行（Qatar Islamic Bank/QIB）为例，该银行占有卡塔尔金融市场36%的份额。2007年，亚洲金融大厦马来西亚落成的时候，卡塔尔持有41.7%的股份。<sup>③</sup>

对当前的卡塔尔而言，如果寻求来自于类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以保证援助或者贷款要被迫接受那些原本不适合、可能伤害普通民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sup>④</sup>

① Habhajan Singh, "Qatar's Islamic Banks Eye Growth Abroad," *The Malaysian Reserve*, February 19th, 2018, <https://themalaysianreserve.com/2018/02/19/qatars-isLAMic-banks-eye-growth-abroad/>（登录时间：2018年9月9日）。

② 聂琳：“断交危机下融资难 卡塔尔银行业瞄向东方金主”。

③ Ahmad Meshari, DCEO, QIB Banking Group, "Qatar Islamic Bank: Setting the Benchmark for Islamic Banking," *World Finance*, May 9, 2013, <https://www.worldfinance.com/banking/setting-the-benchmark-for-islAMic-banking>（登录时间：2018年9月9日）。

④ Ngaire Woods, *The Globalizer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ir Borrower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

悖论在于，卡塔尔的伊斯兰金融新问题事实上与沙特等国的断交理由，即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流动有关。伊斯兰金融中心同时也可能是恐怖主义分子潜在的融资和洗钱渠道。马来西亚对洗钱始终存在警惕。2014年为了应对“伊斯兰国”崛起的恐怖主义洗钱危险，避免资金被恐怖组织利用，马来西亚完善了《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法》。<sup>①</sup>悖论在于恐怖组织的财务支持常来源于福利和慈善组织的赞助。<sup>②</sup>但是如果以切断慈善资助来阻断恐怖组织资金链却很可能伤害真正需要扶助的贫苦民众。<sup>③</sup>资金的资助对象不一定是失败国家，恐怖组织也不一定产生于失败国家。<sup>④</sup>穆斯林兄弟会对恐怖组织的金融支持发生在13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失败国家。<sup>⑤</sup>

伊斯兰金融体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可能被恐怖组织利用的漏洞。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援引英国议会专门成立研究“伊斯兰国”组织资金动向的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负责人约翰·巴伦（John Baron）的发现：<sup>⑥</sup>“伊斯兰国”筹措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① Aspalella A. Rahman,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A New Legal Regime to Combat Financial Crime in Malay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Vol. 23, issue: 3 (2016), pp. 533-541.

② Bruce Huffman, "The Leadership Secrets of Osama bin Laden: The Terrorist as CEO," *Atlantic Monthly*, (April 2003), pp. 26-27.

③ Douglas Farah, *Blood from Stones: The Secret Financi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4), p. 162.

④ Anna Simons & David Tucker, "The Misleading Problem of Failed States: A 'Socio-geography of 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Er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8, No. 2 (2007), p. 389.

⑤ Anna Simons & David Tucker, "The Misleading Problem of Failed States: A 'Socio-Geography' of 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Er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8, No. 2 (2007), p. 389.

⑥ Colin Freeman, "Islamic State Earning Millions by Playing the Market," *The Telegraph*, March 2,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q/12180652/Islamic-State-earning-millions-by-playing-the-stock-market.html>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支持者的捐赠、人质赎金、控制区收费、走私控制地区的石油等，并且“伊斯兰国”组织不仅利用外部捐赠、走私石油、绑架勒索等已知的常规恐怖主义组织敛财模式，还能够利用中东金融市场的漏洞获得资金。管理不规范的那些地下钱庄并不需要提供完善的用户资料和身份证明。

伊斯兰金融不能做到投资去向绝对透明化，可用资金的投资领域受到宗教律法原则的限制而导致资金无法获得最大效能的周转流通。<sup>①</sup>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与世俗银行的竞争中，一方面总体来看，伊斯兰金融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所占比例起不到影响经济走势的关键作用，在不少国家伊斯兰银行不能获得全能银行的登记；另一方面，当与世俗的经济法律法规有矛盾时，伊斯兰银行多数选择妥协，导致独立竞争力有限。事实上，有些业务伊斯兰银行也必须起到世俗商业银行的作用，比如投资之前对项目做出风险评估。至少在阻止恐怖组织利用伊斯兰金融体系洗钱和运送资金的行为方面，包括卡塔尔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伊斯兰世界都应该更有作为。

## 结 语

中东目前的地缘政治呈现出新冷战化的趋势，不同阵营联盟之间并不因共同从属于伊斯兰宗教文化圈而免除政治方面的敌意状态。在西亚，目前国家之间关系的首要判断标准是国家政治立场，并不是经济交往深度或者宗教教派上的亲近程度。卡塔尔从建国以来就对瓦哈比主义采取和沙特不一样的实践方

<sup>①</sup> Nasrin Shahinpoor, "The Link Between Islamic Banking and Micro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10 (2009), p. 996.

式。卡塔尔人称自己为“瓦哈比之海”因而区别于沙特的“瓦哈比之地”<sup>①</sup>。

“一带一路”沿线有着众多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国家，伊斯兰金融是我国将在“一带一路”经贸往来合作中遇到的相对陌生的国际金融环境。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金融体系与传统大众熟知的金融体系相比受到了以宗教哲学为基础的思想约束，因而在对财产所有权、报酬、投资等领域都有不同看法。

中东国家和马来西亚都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广的国家。马来西亚政府更迭的过程中，面对同为伊斯兰教背景的中东地区，马来西亚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认知基本没有明显的改变：一方面，马来西亚视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伊斯兰金融国际组织为开展本国多边外交、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舞台；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之后，马来西亚不希望受到变局动荡的波及，而淡化中东政治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主要强调经贸合作和经济社会层面的联系。但是，马来西亚新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度却产生一定的波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多元合作面临考验。

应该看到，从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斯兰金融领域合作来看，决定合作能够得以发展和扩散的原因既源于有共识的普遍性宗教原则，也要符合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现代化规范要求，同时要有利于维护和提升本国利益，还要与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相匹配。脱离了以上条件，成熟的伊斯兰共同体也好，有效的伊斯兰经济共同体也好，都将只是美好的愿景。

---

① M. James Dorsey, "Qatar Wahhabism vs. Saudi Wahhabism and the Perils of Top-down Change," *The Turbulent World of Middle Easter Soccer*, December 5, 2017, <https://mideastsoccer.blogspot.in/2017/12/qatari-wahhabism-vs-saudi-wahhabism-and.html>, 2017 (登录时间: 2018年9月9日)。

## 著（译）者简介

**施康妮 (Connie A. Shemo)** 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历史系  
教授

**安德莉亚·斯坦通 (Andrea L. Stanton)** 丹佛大学宗教研究  
系副教授

**张晓华**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所教授

**李 芹**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刘 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  
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刘 骞**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  
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  
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何健宇**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复  
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吴限红**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高 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吴昊晔**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美国哈佛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生